

我有我天空 - 第9集 - 李軒、李昇 - 音樂給眼睛一對翅膀(上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軒 李軒、昇 李昇

W：在這麼優美的鋼琴聲之下，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按錯台去了收音機的深宵節目，或者一些只播音樂的環節。那麼優美的音樂是我們一對視障兄弟剛才為大家彈奏的，在我身邊有今天的嘉賓，李軒、李昇，你們好。

軒：Hello。

昇：你好。

W：你好啊。當然要說一說你們跟我們不同的地方，知道你們的視力是「矇查查」，說一下是怎樣「矇查查」法。

軒：「矇查查」是因為一出世時患了視網膜色素病變，這個病會令我們看東西不清楚，看東西的範圍會越來越狹窄，所以我現在的視力大概只餘一成，甚至不足一成。

W：剛剛說話這位是哥哥李軒。弟弟，你的視力狀況又是跟哥哥同一樣疾病？

昇：也是同一種疾病，不過我的視力較他好一點，我就是剛剛一成，白天看東西會較為清楚一點。

W：但是如果是這些細字或是電腦那些字也要用放大的儀器幫助了？

昇：是啊。

W：幾時知道？一出世便知道還是在某歲數知道視力狀況有問題呢？

軒：大概一、兩歲，我爸爸媽媽發覺我在家走路時很容易撞倒東西，或者看東西時貼得很近看，估計我是很深近視，便帶我去眼科醫生，檢查後真的發現有千多度近視。近視當然是要戴眼鏡，一般人戴了眼鏡視力就沒問題的了，但是我戴了眼鏡也不是看得太清楚。他們知道我有這問題之後，很早便發現弟弟也有同樣的問題，也是有差不多一千度近視，後來大一些再檢查清楚發現我們有視網膜色素病變問題，那時才知道多一點病情和將來狀況。

W：阿昇，這個疾病有沒有藥物醫治呢？

昇：沒有啊，在現時來說暫時沒有得醫治。

W：即是讓它一直衰退？

昇：每個病人的衰退程度不同，有些可能一年看得清楚，突然下一年又看不到；又有些可能是慢慢的。我跟哥哥也很幸運，以這麼多年來看進度，都是慢慢地差下去。

W：這個疾病是不是遺傳的？

軒：是遺傳的。但是我爸爸媽媽、其他親戚、祖母祖父、外祖母外祖父也沒有這個病。可能是隱藏著沒有發出來，而又隔幾代遺傳也不奇怪。醫生也答不到你，我們亦不需要考究。

W：當你懂事而知道有眼病時，有多大？

軒：讀幼稚園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的視力不太好。

W：不是太好，但有沒有想過真的會完全看不到？

軒：完全看不到？到十多歲發現視力慢慢轉差，其實都會知道。慢慢再看醫生，醫生也會說給我們聽其實自己也接受了。

W：接受了。弟弟呢？

昇：都是在小時候已知道看不清楚，沒有想過會慢慢轉差的，因為小時候哥哥看不清楚，我接著又是這樣，只是以為會看不清楚，不會變盲。到十多歲，真的到醫院檢查覆診時，才知道終有一天會失明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但也要慢慢接受。聽到後的反應也算普通，沒有甚麼特別。

W：問一下你們，看東西不清楚自然在學習上也有些困難，讀書時候是不是在正規學校生活？

昇：是啊！我和哥哥也是讀主流學校的，中小學也是一樣。

軒：我們也是同一間學校，小學和中學也是。

W：在學習上學校有什麼幫助你們呢？

軒：通常在上課的時候，我爸爸一開始也會跟人們說「我們要在最前的一行中間的位置，越接近黑板越好的。」我們從小學至中學，也是坐在那兩個位置。考試的時候，會放大試卷給我們，也會加長一些時間。我們在會考時也有加長時間考試。

昇：而且老師們也很好，知道我們上課時未必能夠跟上，下課後也很樂意幫助我們，亦會安排一些同學坐在我們旁邊，讓他們主動幫我們抄寫黑板內容。

W：但是考試成績怎樣？會否因視力差了，會想到「算了吧」，不會用心、勤力呢？

軒：怎樣說呢，其實我們看書真的會較為辛苦一點，會看得很慢。

W：真的較困難。

軒：一會兒便會很累，很容易累。但我亦有些科目自己喜歡的，有些自己感興趣的科目成績便會好一點，在家也會再找私人補習才跟得上功課。

W：有什麼科目是你喜歡的？

軒：我自己就是喜歡理科的科目：數學、化學、物理。

W：成績怎樣？

軒：數學那些會好一點，但是那時中一至中三也要讀文科，也要讀中史西史，那些就差一點。自己會多看很多東西，有時也會挺辛苦、用盡體力。

W：弟弟呢？

昇：我也是較為喜歡理科，數學物理那些。我較為喜歡活動一點，不是死記或是分析那些科目。我喜歡數學有不同的題目可不停拆解問題。

W：同學們怎樣看你們？你們也算高大，比如阿昇，我猜你應該有五尺七、八。

昇：我五尺六。

W：那時候你在中間第一行，真的會阻礙同學看。

軒：不會，那時候我是班中最矮的，我們中三、四才開始高，發育遲。

W：問一下，「矇查查」狀態下，體育那些有沒有得玩？

昇：有的，我會玩較容易玩的。

W：照玩？

昇：我會玩籃球和足球，因為比如羽毛球、網球太細及移動的速度快會跟不到。小時候在室內運動場光線暗，體育課玩擲豆袋我們也看不到，因為太暗了。但是打籃球、踢足球在戶外活動，球也大一點，也能看到和跟得上。

W：有沒有吃「波餅」？

昇：小時候沒有，越大視力越差了便會多些。

W：還去踢？

軒：眼鏡也沒有了。

昇：中學時候常常眼鏡。

W：但是你不曾想到：「既然看東西「矇查查」，不如不要弄這些東西」？

昇：不會的，因為可能自己真的喜歡運動這樣東西，所以不會這樣想。

W：你說大型那些會容易一點，細的你玩不到、參與不到，有沒有不开心呢？

昇：沒有，因為以前會跟阿哥在家對著電視打乒乓球，大家也看不到，其實也挺開心的。

W：但是你的乒乓球是有顏色那些？

昇：是橙橙地，螢光那些。

軒：喜歡跟弟弟玩玩具桌球。

昇：是啊。

軒：我喜歡玩桌球。

W：那些檯和球是很細小的，是嗎？

軒：是啊，很好玩的。

昇：手也佔有很大的空間。

軒：細的才可以看到，因為較近。若是真的球桌，球會在很遠處，便很難看清楚。

W：因為我小時候也有一張桌球桌。

軒：很好玩的，電視裡有桌球也很喜歡看。

W：是嗎？但有時候桌球放得不平，球便會滾來滾去，滾在一邊。

軒：也會的。

W：為什麼會問你興趣呢？聽起來你們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分別，但為何會這麼喜歡音樂呢？因為要跟大家說一說，他們兩兄弟也是鋼琴的演奏級，於我來說演奏級是八級以上，是不是這樣意思？

軒：基本上是考完了八級，你想繼續再考試便考我們俗稱的演奏級，在不同的音樂學院會有些演奏文憑，較八級的難度再高一點。

W：其實應該不只是高一點。

軒：難度再多一點。

W：兩兄弟當然有不同的性格，或者一個好動些。為何兩個也挺喜歡彈鋼琴？抑或是家人迫你們呢？

軒：不是迫。大概十一、二歲，弟弟九歲左右，那時我正在讀小學，因為我們小時候也沒有很多嗜好，視力不好很多活動不容易參與。那時候，媽媽有些朋友有小朋友也是學琴，我看到覺得「挺好啊！」媽媽的朋友便說「其實你兩個小朋友也可以試一下，雖然視力不好，但音樂主要不是靠眼睛來看，音樂

主要是用耳朵去聽，不如試一下。」接著我和弟弟便一起去學琴，一路學便發現我們兩原來挺喜歡音樂。

W：OK。弟弟呢？當其時學琴你有多大？

昇：九歲左右。

W：即是那時已知鋼琴是什麼東西了。

昇：其實那時候不知道的，還問什麼是鋼琴、怎樣學啊？看「豆豉」。我心想什麼「豆豉」？去到才知道原來是看譜，這些「豆豉」其實似蝌蚪多些。接著便一起學，一學之下覺得很新奇。

W：教你們的老師是看到東西的？

軒：普通的老師。

W：他知道你們視力有障礙，他怎樣幫助你們呢？

軒：我想主要是我們跟其他人學琴的方法有些不同，其他人可以一直看著譜，一路彈。我們要貼得很近、甚至後期視力差了要放大譜，並用放大鏡才看到譜，因為我們看得很慢，看完後便要第一時間背入腦，之後再在琴鍵上面練習。基本上在上堂前要練習好，再彈給老師聽，老師再糾正我們一些彈琴的技巧，或是音樂表達上演繹得好一點。不會在堂上練琴的。

W：哥哥李軒說得很輕鬆。阿昇，其實是不是這樣的？他說看完譜，背完，接著便彈，然後老師教你們手法。是不是這麼簡單便行呢？

昇：初級那時音不是太多，不是很密，看起來真的不是挺難。愈升到高級，你所花的時間會在背的部分多些。

軒：剛才所說看東西看得很慢，很容易看得累，主要是在看譜方面較為辛苦一點，而且考驗我們的記憶。其他人背不到也可以用長時間慢慢練習，練熟了再背。但是我們看一眼便要立即背，所以這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昇：因為他們好像一邊看、一邊彈，好像背了很多次那樣，但我們其實是可能是背幾次記了入腦，接著便彈，分別就在這裡。

W：我知道學習上有不同的方法的，有些是靠視覺，好像你們剛才所說正常的人看著譜來背；有些是靠寫的，比如默書便要一直寫；有些又要寫又要看；甚至有些是要郁動的。你們喜歡音樂，你們會找什麼方法令自己容易點記著？剛才李昇說年紀小的譜會短一些，我知道你們愛彈古典音樂，對嗎？

昇：是。

W：但古典音樂一般是十分鐘、八分鐘，甚至有些是超過的。

昇：會啊。

W：有什麼方法呢？

軒：比如我們背譜的時候會先聽了歌曲，若果你聽了首歌大概知道樂音是怎樣，再看譜會容易一點，而且會略為分析一下樂譜。研究樂理其實很重要。

W：用這個幫忙。

軒：所以為何我們考六級或以上一定要先考到五級樂理才可以，樂理是一項很重要的事，我們會分析它轉了什麼 Key，用了什麼 Chord，再去背便會容易很多。

W：而不是硬板板，死記。

軒：不會逐粒音符記憶、或記住琴鍵位置，記完可能很快便忘了。

W：兩兄弟有沒有在學習上切磋一下？即是互相提點。

昇：因為音樂有時候也挺主觀的，所以大家也有意見給大家。由於看法不同，我覺得這樣彈好一點，他覺得這樣彈不好啊！彼此也會交流、分享一下。

W：有沒有參加比賽？

昇：小時候自己學校的音樂比賽也參加過。

W：即是校際那些？

昇：是學校自己舉辦的，不是校際。

W：噢。

昇：哥哥參加過校際。

軒：校際比賽其實是給自己機會去看其他不同人的水平，或在比賽學習其他小朋友的好東西。大家可能演奏同一首歌曲，每個人演繹也不同，可以去吸收一下參加者的特點。其實比賽能夠學習到很多東西。

W：當時第一次參加比賽，心情如何？你們只能靠記憶，我知道很多人一般在比賽時也是拿著譜去的。

昇：以前的校際比賽可以看譜，不過近期全都要背譜。

軒：全部也要背譜。

W：你們的優勢應該沒那麼大，對嗎？

昇：是啊。

W：只靠記憶，不害怕嗎？

昇：沒有的，習慣了彈琴一定是記的。

軒：一直也是這樣練的。

W：沒有依賴它。

軒：沒有想過記譜困難。在比賽之前做足準備，自然比賽時不會很緊張。要練習到超過 100%，你真的到演奏臨場的水平時，緊張心情會降低，你也會好一點。

W：問一下你，剛才哥哥李軒說 100%。平時一天會練多少時間呢？

昇：平均有兩、三小時。比如最瘋狂練習新歌，很想快些彈好的話，六、七小時我也試過。

W：一天內？



昇：是啊。

W：六、七小時？

昇：比如早上練習一、兩小時，下午吃飯後又練習四小時，接著晚上又再練習一、兩小時這樣。

W：不累嗎？

昇：所以借中間的吃飯時候來休息。也累的，因為不單只是看得累，邊看邊思考樂理時，也花很多精神。一邊想一邊練習八小時，始終也是很累的情況。

W：哥哥，你最高紀錄能夠練習多少時間？

軒：跟弟弟差不多，六、七、八小時也有。有時放假真的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做，我又不會打機，在家裡有什麼做？若果真的有首歌曲想彈，喜歡的話，時間會很快過的。有了完成一首歌曲的目標，比如首歌是四頁的，彈完了第一頁，跟著第二頁、第三頁、第四頁，很想把一首歌趕快學懂，那就不會覺得辛苦。有些歌曲不喜歡彈，你便會覺得辛苦，但當有些東西是你喜歡的，便不會覺得辛苦。

W：通常學習藝術這些也有「樽頸位」，你們有沒有？

軒：我自己有的，比如彈琴技巧很重要，因為其實小時候我們會彈一些自己喜歡彈的歌曲。至於練習基本功，視力不好時彈那一些練習曲便會較少。但一般人會彈很多的。

W：刻板？

軒：怎麼刻板呢？因為練習曲不是特別好聽的，主要是練習手指，一來自己小時候的基本功不算是特別好，長大了學上去時，發現有些技巧自己未必控制得好。那時自己便要花很多時間再練習基本功。後期視力再差一點，有時自己發現因為小時候背譜，眼睛很自然會望著琴鍵彈的。後來發現眼睛再差的時候已望不清琴鍵，有時候望著也會按錯音的。

W：不會吧？

軒：會啊。因為看不清楚，你看得右手又看不到左手。接著後來想了想，其實彈琴又不一定要看著琴鍵，而要靠觸覺或記憶。有時看到大家熟悉的朗朗，你看他彈琴其實也不會看琴鍵，很多時是眯著眼或望天空，他們雖然看到也不用看琴鍵，說給我們聽要克服這個。

W：弟弟呢？你的「樽頸位」是……

昇：可能也跟哥哥一樣。小時候較少練習基本功，接受的歌也比較少。因為背的時間較長，不像人們能夠接觸每首曲。技巧上接觸的層面也較為少，不同類型的彈法也較少，所以當彈些較難的歌曲時，便要用多些時間集中練習。

W：明白。但是我聽哥哥剛才說「看著琴鍵也會彈錯。」你有沒有試過這樣呢？

昇：我的視力較他的好，若果很認真望著時很少會彈錯。但也有那情況：看得右手又看不到左手，所以其實是一直很快地望左望右。

軒：我們所患的病是視野狹窄。一般人眼界闊，我們就是看到左手時便看不到右手。

W：我知道鋼琴有黑色鍵和白色鍵，但是編排好像每個也是一樣的，你怎樣分辨哪一組還哪一組？

昇：比起其他樂器，鋼琴其實不算太難認，因為鋼琴是兩個黑鍵、三個黑鍵，兩個黑鍵、三個黑鍵這樣認的，其實認位置也不算太難的。

W：但是放滿在上面，你怎樣知道哪格和哪格的分別？

昇：就是剛才所說兩個黑鍵、三個黑鍵這樣。

W：摸到的嗎？

昇：一來我們看到，摸也摸得到的。

W：即是若果我眯著眼，只是用手摸也能夠摸到的？

昇：分辨得到，絕對分辨到。

W：坐的位置有沒有關係？有沒有影響？

昇：當然有，坐左些或右些，你的位置會不同了。每一次坐要坐在同一位置，認著那位置再推斷相關位置的音，這個可能真的學琴才理解多一些，這樣說可能很多朋友未必理解。

W：家人支持你們玩這個音樂嗎？

軒：不論是金錢上、精神上都支持。因為小時候老師總會叫我們彈一些不是我們想彈的東西，媽媽經常督促我們倆練琴的。而且，媽媽為了想了解我們學什麼，她自己也出外學了兩年琴。那對她來說也是一件挺難的事。因為上班已很辛苦，下班還要學習新的東西，挺令我們感動的。她會帶我們聽不同的音樂會，讓我們見識多些，感受一下不同的音樂，接著便問我們覺得歌曲如何。

W：其實媽媽不懂的？

軒：是啊。

W：她有什麼原因覺得你們看東西「矇查查」？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，她覺得音樂幫助到你們嗎？

軒：不知道，因為那時覺得視力不好，其實讀書已有困難。

W：是啊。

軒：剛才所說音樂會否有另一條出路，或是給我們一些嗜好、興趣調劑一下平日日常生活，沒有東西學很沉悶的。剛才所說音樂依然學習時，媽媽也會發現原來我們是喜歡的，所以覺得有音樂陪伴著我們是好事。

W：媽媽帶你們去聽那些演奏會，是大會堂那些？

軒：大會堂、文化中心。

昇：因為小時候常常在文化中心聽音樂會、聽管弦樂團，所以小時候都有夢想。若果將來有機會在文化中心這些地方演奏便好了、或者跟管弦樂團合作便好了，小時候有這些夢想。

W：實踐得到嗎？

昇：真的沒有想過，今年年頭一次過實現了我這兩個夢想。因為是一個偶然機會，一月時候在文化中心跟一隊香港樂團，他們做很多慈善的。那次幫助展能藝術會籌款，自己很開心跟香港樂團彈了一首莫札特的作品。然後到三月更加開心，就是可以跟一隊國際專業的樂團『香港管弦樂團』在同一地方一起合作，這兩次的表演也令我難忘，跟管弦樂團合作時感覺很震撼。

W：我真的想再問多些，但是時間不夠。不要緊，我們下一集再來分享多些。你們是演奏級，相信聽眾都想聽一下，不如這樣你們即席合作彈一首歌可以嗎？

昇：可以。

W：即是同時間四隻手彈。

軒：很多作品是寫給四手聯彈。

W：即是兩個人一起彈？

軒：兩個人彈一部琴也有，或是兩個人彈兩部琴都有，但未必經常有機會有兩部琴，很多時候我們是兩個人彈一部琴。

W：阿昇啊，你哥哥說兩個人一起演奏，但是看不到對方怎樣建立默契？若是坐在旁邊你也可以做一個手勢，觸動一下對方，甚麼時候配合，會容易知道。

昇：我們未試過用兩部琴演奏，我們只是用一部琴。因為很難有一個地方可以兩部琴練習，除非在琴行內。所以我們四手聯彈多數是一起彈一部琴。不過就算彈兩部琴也沒有問題的，只要有默契用一些呼吸一齊入，或是很細聲數一個拍子一起入也沒問題。因為在早兩年左右，有一位日本的鋼琴家參加國際鋼琴比賽，奪得了冠軍。他是一個完全失明的男子。我問過很多專業的樂手，他們也覺得這件事很 Amazing、很難以置信。他上次跟管弦樂團及指揮合作，有些位很難一齊入。他說指揮真的聽他的呼吸，一聽下去便一齊入，只要大家的默契或在音樂上溝通多些怎樣處理的話，其實不一定是靠眼睛看。甚至我之前聽過有一對管弦樂團，他們以往做法就是沒有指揮，沒有指揮也可以與很多人一起合作演奏得到，真的是要靠大家的默契、大家用耳朵去聽。

W：我真的不明白難以想像的東西。不過，現在可以即時聽你們的鋼琴，看看大家能否感受得到他們兩兄弟想帶些什麼給大家。